

潘军
文集

第⑦卷

早期小说卷

I 217.02
201362

7

阅 览

潘军
文集

第 柒 卷

早期小说卷





| 在北京寓所（2006年10月）



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名售书（2000年5月）



和读者在一起（2000年5月，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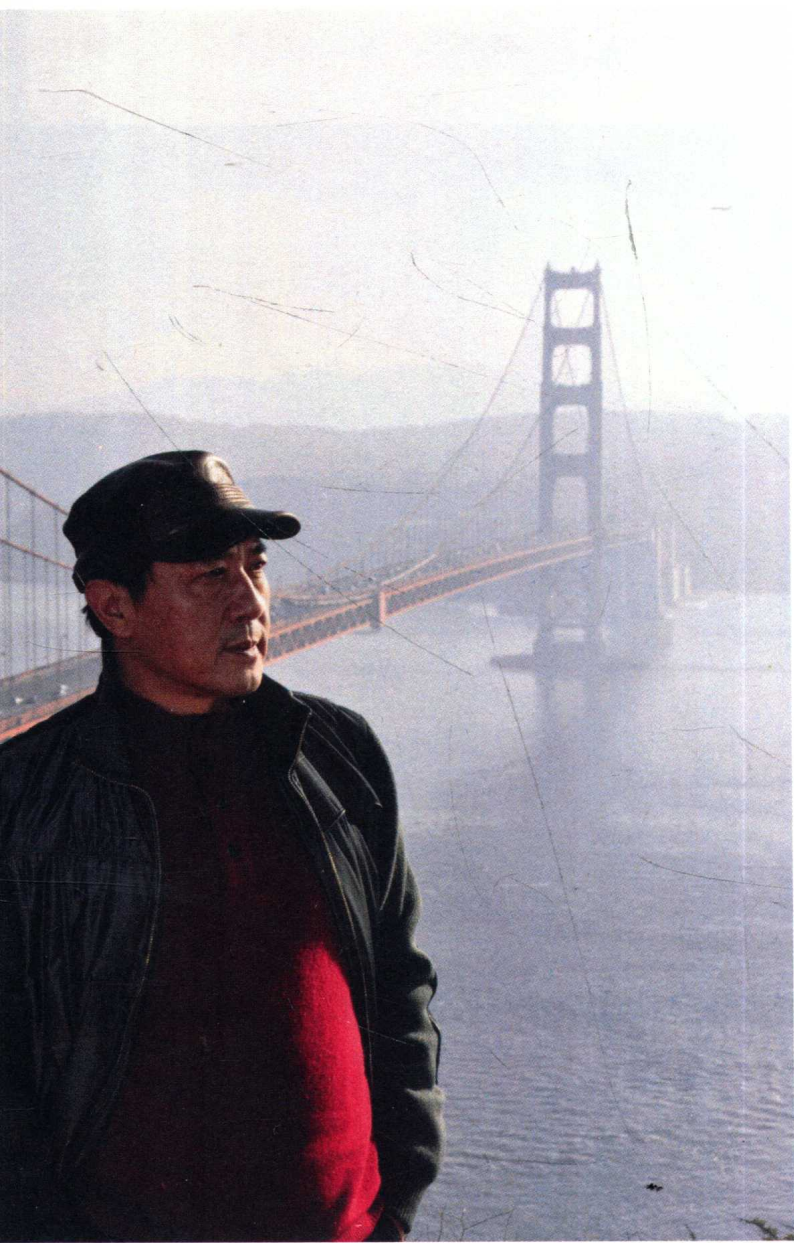
丨 在大理（2001年10月）



| 漫天飞雪（2001年冬，合肥）



| 作画祝贺潘萌长篇处女作出版（2008年冬，北京）



丨在旧金山金门大桥（2011年12月）

1967年的日常生活

童年

吃饭

石溪历史上没有吃早饭的习惯。早与实际是早点，普通人家一般都在街上买油条和烧饼。每份收一文的，可以吃上包子和带有腊肉丁的烧卖。到了1967年，街上的几家早点铺都相继关门了。因为武斗，面粉运不进来了。石溪这一带只产水稻，不种麦。

那时我家的成员有：外祖父、外祖母、母亲、我和妹妹。家庭的经济来源在外祖父和母亲的薪水，他们在剧团上班。两个人合起来有百来元，糊口有余。菜市上猪肉七毛四一分，鸡蛋六分一个。父亲在外祖父，他在一个信件的老人，~~他~~负责每日的采买。外祖父有一个叔父的弱子，耳根软。他在菜市上转悠，买回来的货色却不怎么好，猪肉上有家还有一排刺头。

手稿



| 《日晕》不同版本书影

《潘军文集》第七卷

目 录

短篇小说

教授和他的儿子	3
没有人行道的大街	13
别梦依稀	22
初雪	32
红门	41

中篇小说

墨子巷	53
篱笆镇	95
大江	142

长篇小说

日晕	221
----------	-----

附录：

多余的话	450
《日晕》（台湾版）序言	453
重印《日晕》自序	4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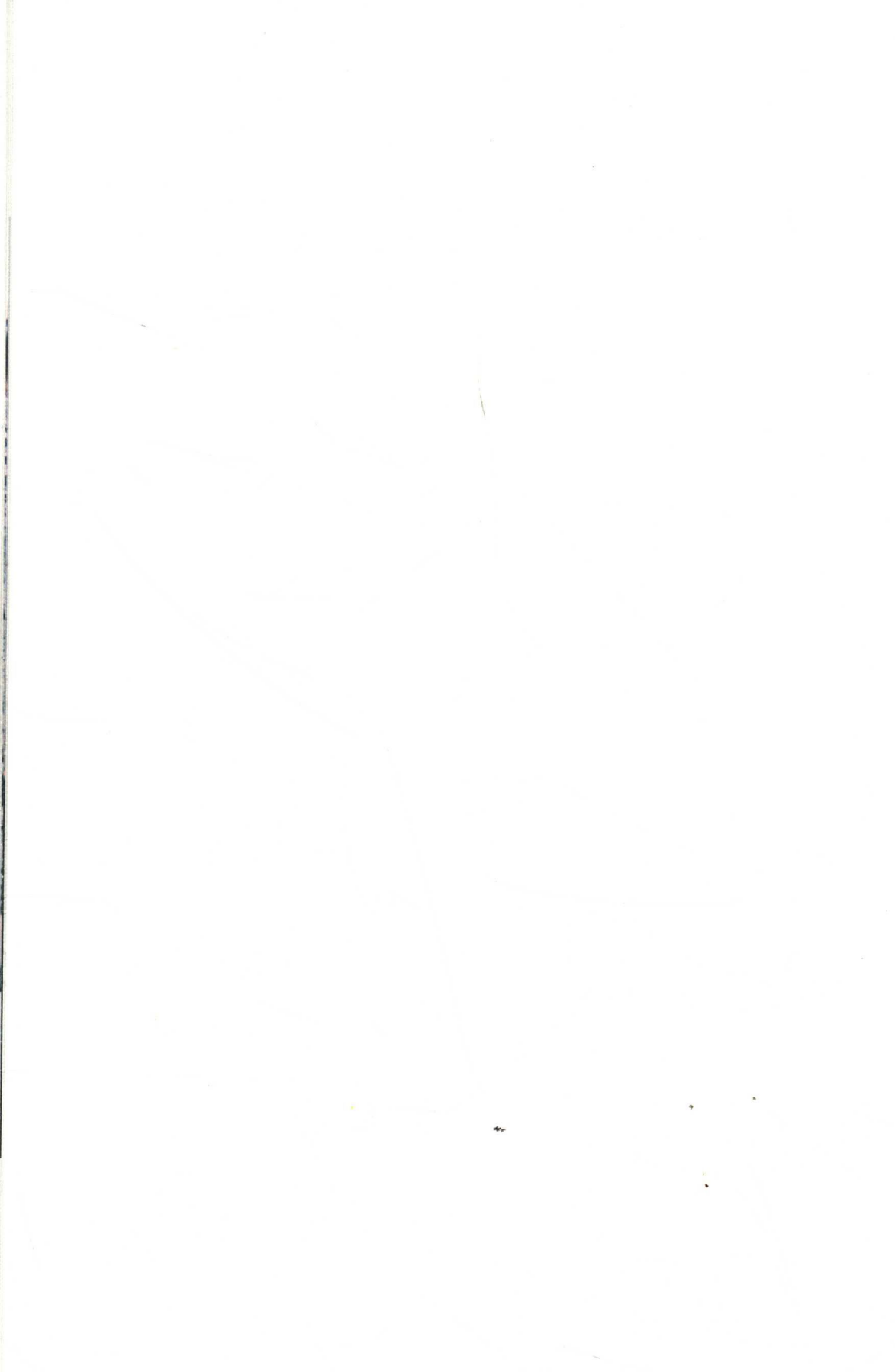
潘军

军集
潘文

第①卷



短篇小说



教授和他的儿子

教授在等待儿子的归来。

窗外无声地飘着雪，把寂寞卷到北方这所大学。放寒假了。对于上了年纪但神志却还清楚的人，最大的威胁倒不是死亡而是孤独。教授的妻子还没有来得及当上老伴就撒手西去了，能改变生活节奏的就只有这唯一的儿子。然而，当儿子离他很近的时候，教授又觉得儿子离他很远，很远……

教授今年正度花甲。他的身材由于腰有点弯而显得瘦小。为数不多的头发还是灰的，整齐地向后背着，因此他的额头显得很宽。几道浮雕般的皱纹似乎暗示着教授学识的渊博。没有人不喜欢教授的眼睛，这倒不是因为他的眼睛很美，毫不浑浊，而在于目光流露出十足的和蔼亲切和平易近人。他还有一口足以令同龄人惊羡不已的好牙哩！但不容易发现——教授是缄默的。教授的穿着历来简朴，他的服装上难得找到一条直线，而皮鞋是从来没有光泽的。在教授身上，唯一考究的是他出门时一定要戴上的那副水晶墨镜。这件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儿安在教授身上就像一顶鸭舌帽扣在出土陶俑头上，总让人觉得不协调。可是教授戴墨镜似乎成了一种嗜好。

教授是德高望重的。可以说他是国内研究古文字的权威。但他总是以谦逊的措辞阐述自己的观点，字里行间里充满着不耻下问。教授最担心的是自己的论文引起争鸣，他早就不习惯打笔墨官司了！不过，这种情况偶尔还是有的。持不同观点者总是挺身而出，与教授摆出一副血战到底的姿态。教授却退避三舍，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这时候儿子就会用不屑的甚至是轻蔑的目光注视着父亲。有几次教授感到不知所措。他觉得，儿子越来越神秘。他顶多认为儿子的额头同他相似，很宽，

就这么点。儿子身材颀长而魁梧，皮肤黝黑且粗糙，鼻梁挺拔，眉毛浓重。教授总觉得儿子的眼睛黑白分布得不合理，否则，那眼睛怎么会折射出锋芒毕露的光泽呢？哦，还有那张叫人讨厌的嘴！“嘴唇完全是磨薄的！”教授最不满意的是儿子不作思考的口若悬河。

儿子，这位二十六岁的文科大学生，在没有被契诃夫颠倒神魂之前，是达·芬奇的狂热崇拜者。一想起这点，教授就追悔莫及。教授的卧室里用精致的镜框至今保护着《蒙娜丽莎》，但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为达·芬奇的事业而献身。他认为“艺术家”虽然是个堂而皇之的称号，但也是个倒霉的职业。这些人为人类创造优美的图卷，自身却往往遭到抹黑。陶醉在肖邦的旋律中去探索他与乔治·桑的罗曼史，这当然也是一种独到的享受……“非画之不可以？”当初教授这么问儿子。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同正在抽条的儿子促膝交谈，并把自己一大堆关于古文字学的专著和论文摊在儿子面前，企图诱导这个小小的男子汉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线装影印书堆里，用高倍放大镜在龟甲和金鼎上寻找无穷的乐趣。儿子手里翻着老子写的书，目光却越过老子的肩头，大胆地迎着那“永恒的微笑”……教授差点喘不过气来……天晓得儿子是哪一天怪起来的！后来他竟瞒着老子把户口迁到了大别山；在那里他找到了爱。到了一九七八年秋天，儿子又突然把名字写到了A大学中文系的花名册上。教授这才吁了口气，中国也许失去了一位艺术家，但教授却得到了一个像样的儿子。他认为儿子放弃油画箱是痛改前非。于是他像写论文那样给儿子写信，郑重表明做父亲的渴求事业后继有人的希望。然而，儿子寄给他的是一本很有声誉的文学月刊，那上面发表了儿子的处女作，一个叫《晨》的独幕话剧。单就选材——社会机构改革，就使教授震惊！儿子毕竟不是国务院总理，想得太多了！想多了是很可怕的。教授哪有心思看完呢？他觉得手中这本杂志沉甸甸的……

如今，儿子到了毕业的时候。他的才华得到了社会的公认。但，这并不意味着儿子真正走进了宠儿的行列……

远处飘来了汽笛声。儿子到了。他爱乘这班车，因为这班车是特快，而且总是正点。半小时后，楼梯上响起了节奏感很强的口哨：

青春啊青春，
美丽的时光……

“爸爸！”儿子现在就站在离父亲顶多两米远的地方。教授双手环抱着胸，大拇指在神经质地抖动。他在揣测儿子的穿着。直到儿子又喊了一声“爸爸”，他才回答说：“回来了！”紧接着两只晦涩的眼睛将儿子搜了身。果然！——儿子俨然成了登山队员。教授立刻后悔不该每月给儿子汇去三十五元的生活费，否则儿子没有可能买来这件蓝得叫人睁不开眼睛的登山服，更不可能拎得起这种带小滑轮的旅行包。那上面赫然印着“QC”。什么意思？教授有点茫然。

“哼。”——教授的鼻腔不禁发出了这个轻微的、但足以表明态度的单音节。

儿子习以为常地笑笑。

教授感到儿子的嘴唇像是又薄了点。“还那么爱讲！肯定是！”教授这样想着，坐到藤椅上。藤椅发出了一声呻吟，掩盖了他微弱的叹息。几乎每次都这样，儿子不回来就想得慌；回来了则又闷得慌。老人有老人的脾气。何必呢？还是快活点吧。于是他的脸上勉强挂起少见的笑容。他问儿子旅途是否疲劳，是先洗澡还是先在沙发上打个盹，并说已经买好了带鱼……

儿子说先洗澡。说着就三下五除二地几乎把自己剥得精光，露出一身的健美。这叫教授暗暗吃惊，面前的儿子分明就是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的翻版。画家在作素描时渴求的就是这样的躯体，这样的结构。

洗澡间里稀里哗啦地响着。冷水浴是不是也属于赶时髦？教授倒有点不寒而栗。如今跑步都不过瘾了，兴打拳，更兴气功。没准儿哪一天——当然不是夏天，男女老少都齐刷刷地跳到冰窟窿里去呢！人总爱变着花样来折腾自己，不就是想多吃几年油盐吗？其实死是最公正的，谁也走不了后门。

一刻钟后，儿子挺着红扑扑的胸脯走出了洗澡间。教授看了很有几分羡慕。可等儿子穿好衣，再披上那件登山服，顿时味变了。于是教授脸上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微笑。儿子也笑了，笑得自在、开朗，又像

是知道父亲缄默时的心理而感到可笑似的笑了。他那线条硬朗的脸上竟出现了两个浅浅的酒窝，这不和谐的组合却增添了儿子的温柔和可爱。教授有把握地认为，完全可以在这种气氛中使两代人推心置腹地谈上一番。从何谈起呢？教授思忖着。儿子在学业上的成就如何可以不管，教授不是那种巴望子女独占鳌头的父亲。天才往往是不幸的。他只希望儿子静悄悄地做人，而做人的学问远比其他学问高深得多。遗憾的是，二十六岁的儿子却不知道做人的ABC。否则他怎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他们的校长像电影《牛虻》中的蒙太里尼呢？其实完全不含贬义，仅仅是一种纯肖像的比拟，就像说棕榈和芭蕉模样差不多一样。可为什么偏要将深孚众望的校长大人同一位卑鄙龌龊的外国神父放在一起呢？秃头的人很多嘛，比如，列宁。说校长像伟大的伊里奇，哪怕只是一点点儿，也不至于在评选三好学生的时候，让人甩给你一顶“不尊重领导”的帽子。人家才不欣赏你这廉价的幽默呢！还有，为什么偏要称高汉平作“高副主任”呢？这个“副”字就舍不得省掉吗？只有傻瓜才会这么喊。尽管高汉平曾当过教授的研究生，那毕竟是过去的事了。不久前，教授应邀去A大学中文系作学术报告，红光满面的高汉平到车站接他。“汉平，听说你提拔为系负责人了，我很高兴！”“……先生。我知道自己是不称职的。”高汉平自然会这么说，其实他心里难道不像浇上了一勺蜜吗？看看他笑出的双下巴就有数了……

但儿子不懂这些。是的，不懂。教授轻轻叹了口气，从沉思中费劲地抬起头——儿子已不在面前了。少顷，厨房里飘出一支歌：

望着我，望着我，
你那诚实的眼睛……

眼睛！诗人们爱说它是“心灵之窗”。不过，这扇窗户还是关起来，再拉上帘子的好……教授觉得头有点晕，便顺手将墨镜戴上。霎时周围的一切暗淡了，像是暮色悄然降临，其实，太阳就高悬在他的头顶上……

儿子的烹调功夫蛮不错。带鱼是油煎糖醋的，美极了。毕竟父子俩